

夜光杯

九九消寒又一图

陈以鸿

光阴荏苒,转瞬冬至,又是作消寒图的时候了。我循旧例作图,年年换新句,忽忽已数十年。新冠袭来,去年我以此为题材,把祝愿否极泰来的心情寄托在图中,并通过夜光杯介绍给读者们。一晃过了一年,我再一次在新句和新图中表达此际的心情。



人掌旁,施老坐在轮椅上对我说:“这仙人掌没有开花,在热带亚热带仙人掌花好看,果好吃。”又说:“你们写文章针砭时弊,就要像仙人掌那样带

点刺,让人警醒,但要注意分寸,不要刺伤人,方能收到仙人掌那样的效果。”我马上回答:“您的话富有哲理,沁心润肺,我一定记住您的教导。”游览结束时,我夫妇俩一起祝他们夫妇俩健康长寿。

祝福长寿同“祝福长命百岁”一样是人们对老者的常用语。近年来,我常琢磨施平同志为什么会长寿到超百岁,怎么会成为上海这座全国长寿城市的最长寿者。这跟他当年身材细长可能有关,上海医疗保健条件好也是一条,但是有这两条而未达百岁的比比皆是。我觉得他能活这么久与他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他办事镇定自若,处之泰然,云卷云舒,宠辱不惊,再难的问题他都能从容处理。1978年,上头决定,法院判决给所谓“反动学生”王申西死刑。他服从而不签名。过了一段时间,政治环境好了,他用充足的理由和条件积极为王申西平反。开放了,他把孙子施一公送出去深造,施一公学成了,他一句话让施一公回来报效祖国,老祖父心平气和。

心公平,气温和,是施平长寿的第一要素。志,借用南明大儒王船山的楹联“六经待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题书斋名“活埋之庵”,以纪念他的“孤岛岁月”。1939年10月,病痛中的柳亚子在这里立下遗嘱,以示其志:“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具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黎笑人于地下也。”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情怀。如今,三楼阳台一角仍保留着一块“柳亚子编书读书处”的铜牌,让人不禁联想到他的一席旧衣衫于昏黄的灯光下读书撰文的场景。

曾经的文学气息与当下的思南书香,共同营造出这幢百年建筑的人文氛围。作家孙甘露曾言,尽管沪上书店林林总总,而思南书局是不可复制的。在二楼会客厅,手捧咖啡,回望历史,看窗外梧桐树影斑驳,藤蔓悠然伸展,身心沉浸于眼前的静谧,感受建筑空间的别致和阅读之美,不失为一桩乐事。素履之往,且思且行。

骑上自行车,和老友一起寻访红色石库门。

十日谈

老建筑 新魅力
责编:徐婉青

大家对他一公院士想必都有耳闻。他获奖多多,当过两所大学的校长。诸位读者:你们知道施一公的年龄吗?他今年55岁。可是你不大可能会想到年龄为他2倍的他的祖父还健在。他祖父施平当年也是两所大学的领导人,一为中国农大校长,二为华东师大书记。施平是上海十位高龄者之一,今年111岁了。我与施老相识整整一个甲子。说是相识,实际上因为我的级别比他低13级,悬殊太大,虽说工作单位都在高安路19号一个院子里,当初只有点头之交。

不过,我对他夫人蒋炜比较了解,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都在19号的一幢三层小楼里。她在三楼,我在二楼,天天见面,不过各忙各的工作,那时也没有很多交往。1968年一起下到华东局五七干校,我们都编在二连,都在东海的内堤与外堤之间学习改造。当时,她的处境比较艰难,因为丈夫是“走资派”。干校学员一个

月回市区一次。有一次从市区回干校,我们都站在挤得满满的大卡车上,快到芦潮港时我发现蒋炜施一公的年龄吗?他今年55岁。可是你不大可能会想到年龄为他2倍的他的祖父还健在。他祖父施平当年也是两所大学的领导人,一为中国农大校长,二为华东师大书记。施平是上海十位高龄者之一,今年111岁了。我与施老相识整整一个甲子。说是相识,实际上因为我的级别比他低13级,悬殊太大,虽说工作单位都在高安路19号一个院子里,当初只有点头之交。

我为施平推轮椅

邓伟志

那天帮忙,救了我。”就做了芝麻绿豆大的这点好事,让她一直记在心里。“文革”结束后,蒋炜每年都电话拜年。蒋炜讲完后,有时施老也会接着跟我讲几句,开开心笑。上世纪90年代末,施老夫妇要去植物园,蒋炜邀我夫妻俩一起去。施老学农、教农出身,他跟植物有感情、有了解。当时有保姆为他推轮椅,但到温室前,我见保姆满头大汗,便把轮椅接过来推。在比人高很多的仙

上海地铁运营的公里数据说已居世界首位,相信客流量一定也居世界前列。自地铁发展以来,上海市的公共交通面貌大为改善,居民无不称善。虽说上海地铁装饰之豪华不及莫斯科地铁,深度不及重庆之地铁,但地铁作为交通工具,方便、快捷、安全应为首要之事,上海地铁在这一方面应该说做得很好的。

出门乘地铁已经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同饮食不仅是为了果腹,还有营养作用,穿衣不仅是为了御寒,还需有美观之用一样,乘地铁如果还能获得更多愉悦的体验,应该也是很好的事。商业的广告能引起人们购买的兴趣,当然也好;如能展示各地甚至各国的风光,应该也不错;最近已有将世界名画展示于地铁站内的做法,当然甚好;如有适合的科普内容作普及性的展览,应该也是好事。

自去年开始,在车厢内提倡静音的做法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静音”应该是一种文明的生活行为,地铁管理部门有此提倡,显示了对文明乘车理念的重视,而乘客们也能很好地遵照执行,则说明了市民们文明程度的提高,但也说明了管理部门倡议的重要性。当然静音一事问题还是有,比如:车厢里随机冒出来的“全程戴口罩”之类的提醒声

就显得不够温馨,如今防疫期间,“全程戴口罩”的提醒是完全必要的,建议地铁管理部门精心录制,分发各线,播放前再加“叮咚”之类提示音岂不更好?车厢座椅的每一排都有“爱心专座”之设,非老弱孕残的乘客,至少在非高峰时段不应占用,这样才可能更有利于“专座”专用,建议管理部门再设法多加提倡,如加注标贴或宣传画,日久或能收效。

有些地铁站欠缺一些上行自动扶梯,如今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乘客增多,腿脚不利者颇感不便,似宜逐步增添。有些换乘站,换乘需步行数百米之多,若有可能宜仿机场通道,设置平面的人流传送带,以方便乘客。当然此类基础设施需有经费投入,逐步实行。但亦有无需投入经费者,如用于组织客流的可移动隔栏,应视客流量变动而设方为合理,如一些安检口在高峰时段设置的促成乘客排队通过的护栏,在非高峰时段依然如故,乘客需多走弯路方能进入,尽管不过数十米,就不太方便,若站务人员可提供人性化服务,应赞扬。

地铁虽在地下,却也是展示上海的一个窗口,管理方和乘客方“不以善小而不为”,努力改进,方能彰显文明进步,不辜负上海地铁“公里数世界第一”之美誉。

乘地铁之随想

杨秉辉

时值沪上冬日,难得几日晴天暖阳,倘若要在繁华闹市寻一处安静的阅读空间,有书香弥漫,咖啡陪伴,我一定会去位于思南公馆街区的思南书局。这里梧桐掩映,百年花园洋房精致典雅,处处充满了浪漫和文学气息。午后,踩着梧桐落叶做客思南,来一次海派文学空间漫步,脚步都变得轻盈。

思南书局位于复兴中路517号,原为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海上寓所,后由革命诗人柳亚子租住,是一幢坐北朝南、红瓦屋顶的假四合院式花园洋房。当阳光透过梧桐泻下一片斑驳,茂密的藤蔓顺着鹅卵石墙面自然伸展,“柳亚子旧居”与“思南书局”的铭牌遥相呼应,引人流连忘返。走进书局,一楼是如同迷宫般设计的历史哲学专区、独特的伦敦书评书店专区。二楼可以由入口处楼梯直接进入,有兼具公共性与私密性的思南客厅,连接着文学专区、上海专区和咖啡区,营造出舒适惬意的休闲氛围。三楼是文创展厅和艺术书籍展区,四楼是可以举办小型文化沙龙的作家书房。书局兼具会客厅与书店的融合功能,如迷宫般分区构建出风格迥异的文化体验空间,颇受当下年轻人喜欢。正如书局

的LOGO所示:一只象征着书籍的知识之鸟,诗意地栖息、阅读。在忙碌而喧嚣的都市,我们每个人都可做一只诗意栖息的鸟,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有了知识的翅膀,即使短暂地迷途也不必恐慌,而是眺望远方,追求自由。思南书局,便是这样一抹温暖的所在。

书局的三楼,当年是柳亚子的起居室兼办公室。柳亚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

梧桐树下思南书香

卢荣艳

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通志馆成立后,柳亚子应聘成为第一任馆长。1936年3月,他租下这座花园洋房。这里不仅见证了他倾心于史志编纂的充实时光,也见证了他因抗战失利而闭门隐居的艰难岁月。在此居住期间,他开始撰写《南社史略》《曼殊余集》《南明史纲》及《上海市通志》初稿等巨著。上海沦陷后,他在此蓄须明

一轴水墨兰花曾经借挂在我青年时书斋多时,画幅淋漓,勾点洒然,上题“笔夺空山之秀,墨生王者之香。”画者是晚清海派四家之一的蒲华,所题既是赞兰,也是自况!

晚清四家,依年齿应为: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四大家各擅胜场,虚谷注重构成,蒲华放达豪性,任伯年尤精写真,吴昌硕引金石入画。

“作英蒲君为余五十年前之老友也,晨夕过从,风趣可掬。当于夏月间,汗背如雨,喘息未定,即搦管写竹石。墨沈淋漓,竹叶如掌,萧萧飒飒,如疾风振林,听之有声,思之成咏……”这是吴昌硕眼中的蒲华,斯人有趣如此。

向以研究画学正史的谢稚柳先生写道:“蒲华的画竹与李复堂、李方膺是同声相应的。吴昌硕的墨竹,其体制正是从蒲华而来。”朱屺瞻先生则作了具体分析:“长于诗,不享名。人称‘蒲邈邈’,善用长锋羊毫笔,作画软中有硬,富韧劲,殊可喜。”

然而,这样一位高人,却生前身后,名俱不大显,何也?蒲氏作画,虽定润格,却也随性。人为其献上一支雪茄,相谈甚欢,悠然间便挥毫相赠。日本人来,收藏其作,得金甚丰,或招饮朋辈,或自醉逍遥,这样的使钱理观,安能不穷?

世事总是有正反两面,有其失,必有其得。晚清海派四家,均为布衣(唯吴昌硕仅为一月安东令,即弃官),布衣艺术家自有布衣的无奈与落拓。然而布衣艺术家自有其独有的布衣平民情怀,这份平民情怀,放之于艺术,那就是情性自在,那就是人性的光芒与余温!

在绘事上,随情的蒲华,磨墨用墨皆随意,不计工拙。他疏于捉形求真,长于

在书肆地摊遇到这本《谈虎色不变》签名书,于我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奇缘,因为我和该书签名作者和受赠人均缘悭一面,甚至毫无交集。有意思的是,该书签名人和受赠者均为文坛名人,而且二人都是以笔名行世和很有故事的人,所以巧遇这本签名书,就有了或可一说的内容。应该交代一下了:该书作者便是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原名孙承勋),书的扉页上签有如下字样:黄裳兄惠正 弟何满子(章)庚辰春。

庚辰年即2000年,该书出版于这年三月,时令为初春。可见何满子这本新书甫一问世,即获赠给素有“藏书界泰斗”之誉的当代著名散文大家黄裳。2009年,何满子先生逝世;2012年,黄裳先生逝

世。何满子先生赠黄裳先生的这本《谈虎色不变》一书,偶然流到我手上时,两位先生均已远去。有道是见字如面——在这本签名书上,由文字而“幸会”两位一直无缘识荆的文坛前辈,对后学如我也称得上是件既开心又有意义的事。相信许多爱书人和我一样,拿到一本签名书和非签名书,感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名家签名书。不管这本书是不是给你签,但凡看着这签名,总会让人陡生一种亲切感,以致想急切地读它。得到这本签名书,我就有此感觉。阅读该书某些篇章,尤其是其中有关该书受赠者黄裳先生的“文化散文”——“卓派滑稽”》(《黄裳文集》鼓吹)两篇文章,我仿佛从中感受到两位文坛前辈的音容笑貌,让我恍如见其人,闻其声。犹记得,不少写黄裳先生的文章,都曾披露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被何满子先生慨叹为写散文、尤其是写游记“真是一绝”的文章高手黄裳,时常给人以“沉默寡言”的印象。其实那多半是黄裳先生面对陌生

人时,他一般不会主动讲话。尤其是第一次拜访他的人,不管是读者还是记者,他多半是做认真的听者,偶尔简短回答对方提问,基本不会主动讲什么。更有文章不失夸张地描述说,如果访客不说话,黄裳先生可以一直安静地坐着,由着时间慢慢流逝,他始终是一副安宁淡

放纵横,如他画的老梅拙石,别具天趣。我尤喜其《珊瑚玉树交枝柯》的梅枝盘曲,老气横秋不可一世,私允为近代画梅之

顶尖高手中的高手。出笔的那份疏阔豪迈,有几人能敌之?他尤擅写竹,其笔下的“蒲竹”,挑战了石涛墨竹的“野战”,一别于郑板桥文人式的清瘦,粗竿大叶,淋漓酣畅,给后人留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画竹高峰。但他总以落拓之貌示人,且

敢用浊墨,又有几人能解之?加之其布衣陈旧,为人随性,故而当时海上有“蒲邈邈”之讥。邈邈者,沪语方言意为不整洁、不利落、脏乱者。此为大众审美之厌者,然却开启了艺术的“不完美”、“不完美”的提出者黄宾虹,也多有关注蒲华,曾赞曰“海上绘画第一人”。在给弟子的信中更有曰:“蒲华不仅墨竹绝妙,其山水也十分精湛。他用画花卉的笔法画山水,山石树木以长线条出之,皴擦寥寥几笔,点苔浓淡淡淡,粗细细细、大大小小,使整个画面全局贯通,富有节奏感又气韵生动。”

于花鸟画上“吾不喜翎毛”一样,蒲华的山水也少有对景写实,空缺了实景的对接,接下来对接的则是豪放任情的挥洒,笔墨畅快,粗率简放,简笔漫擦。每题“仿巨然”“仿石田”“仿米海岳”“摹大痴”等等,许是不作形似摹拟的神会,或是随时风托名风雅而已,实则抒发的是与天地精神相往返的气概。

蒲华更擅作狂草,因“寝馈旭素”与“瞑心神会”,直至“一空依傍,浩然自放于无何有之乡”(王遽常语),仅其书法的自在状,放之当下,仍难有其匹。有了书法背景的支撑,其画自然纵逸豪横,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写意画面上似乎总不能与前辈比肩的原因之一吧!

然的神情。不少人因此从中感受到作为散文家和收藏家的黄裳先生身上的那种定力和魅力。然而据熟悉黄裳先生的人说,一旦跟他相处熟了,就会发现他其实很健谈。黄裳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富有情趣。

杂文家何满子先生同样学富五车、性情率真,富有才情,且为人正直,极有正义感。其杂文观点鲜明,笔锋犀利,《何满子杂文自选集》曾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杂文奖。他曾说:“生活在现实中,平时所见所闻,感触很多,总觉得不吐不快……自觉活在世上还能做点事,而且刊布出来,使爱我者知道我在,恶我者也知道这讨厌家伙还是老不安分,这就够了。”何满子对文章审美要求高,一般泛泛之文,根本入不了他法眼。尤其是他对曾颂风气一时之盛的“文化散文”,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实为巧立名目,哪有好散文而不含‘文化’的?就我读到的所谓‘文化散文’,虽然畅销书排行榜上常有名次,但其中的‘文化’也不过尔尔”。然后笔锋一转,写道:“而黄裳文字中的‘文化’含量,在当代散文中倒确是很少见的。”上面这段话即出自《谈虎色不变》一书。

不夸张地说,捧读这本签名书,一如觉得自己正坐在两位前辈身旁,倾听他们的交谈。

不夸张地说,捧读这本签名书,一如觉得自己正坐在两位前辈身旁,倾听他们的交谈。

不夸张地说,捧读这本签名书,一如觉得自己正坐在两位前辈身旁,倾听他们的交谈。



布衣市隐老笔奇风

唐子农

见字如面

陆其国

